

蜉蝣

孙继泉(邹城)

蜉蝣什么时候一下子涌到我的面前?它们从哪个方向来,又要到哪个方向去?我往前走两步,蜉蝣也往前走两步,不是它的两步,而是人走两步的那么一段距离。它们也不是走,是飞。在野地里,蜉蝣有时候能跟人走好长一段路,又忽然消失。“跟”也不对,差不多是“领”。因为蜉蝣总在人眼睛的上前方。

蜉蝣不是一只两只,也不是三只五只,而是一群,或者说,是一团。像黄昏树林里的麻雀和秋天河湾里的鱼苗,我们很少见到一只蜉蝣孤单地行动。蜉蝣上下翻滚,有时候组成一个长方体,有时候又组成一个圆柱体,像一截树干;有时候还形成一个倒立的圆锥体,像个小漩涡。我想,这团蜉蝣里面肯定有一个头儿,在控制着这支散乱而有序的队伍,只是,我们无法找到它。几只蜉蝣碰到我的脸上,我挥手朝这团蜉蝣抓了一把,两只蜉蝣在我的掌中毙命。蜉蝣的尸体很轻,在微风中,一只蜉蝣从我的指缝中漏下去了,另一只在我掌心里接连翻了两个跟头。它的翅膀被我弄皱了,长尾无力地耷拉着,像个多余的东西。我的手心里没有一滴血渍,甚至没有一丝污迹,我就这样不留痕迹地结束了两个微小的生命。抬眼再看蜉蝣,却并不见减少。

蜉蝣朝生暮死,它的寿命只有一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它们根本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是什么,在人面前自己又是什么。这团蜉蝣可能想把我研究一番,或者我的呼吸使它们感到了不同于草丛和林间的气息,它们在这道温热的气体中有几分陶醉抑或麻木。

我环顾四周,想找到蜉蝣出生的地方——秋天的一片水泽。没有。这儿是一片岭地。前段时间收获完花生和地瓜的沙地上残留着一些细碎的秧蔓和褐色的叶片。凹坑一个连着一个。哪些是镰刀刨出的?哪些是人踩出的?几瓣花生壳儿经雨淋过,被日头晒过,泛出白色。地里拱出芒草、角堇、车前草等耐寒的野草。一里以外的一片凹地里,有几棵柳树,树头尚隐隐地透着绿意。那儿一定有水。但是人眼里的一里地,在蜉蝣的眼里,该是多么遥远。

转过身来,不见了那团蜉蝣。它们无声地消失了。

海南印象

邓凤霞(太白湖新区)

我来海南已十余天,这是我第四次来海南。

最早对海南的印象,源于一位在此购房的同学。在他口中,海南是养生胜地、人间天堂。带着这份好奇,我们五位同学于2016年11月开启了首次海南深度游。那次旅行,愉快的旅程与周到的安排,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我们自驾而来,过程虽一波三折,但总算平安抵达。

初到几日,天空总是阴沉着脸,时而大雨倾盆,时而细雨淅沥。太阳即便偶尔露面,也会瞬间被乌云吞没,真可谓“寻常不得见,偶尔露峥嵘”。天气更是忽冷忽热:下雨时凉爽,雨一停便闷热难耐,如此循环往复。

阴霾过后,便是连日晴空,艳阳高照。潮湿归潮湿,海南的空气却清朗无比。记得第一次乘夜机抵达,凌晨时分,只觉热浪扑面,对空气并无感触。但一觉醒来,眼前的世界豁然开朗,视野明澈,万物都变得格外清晰。无论你在海滩漫步,聆听惊涛有节律地拍岸,还是在椰林下的沙滩椅静坐,置身于蓝天、白云、阳光、沙滩的世界,任海风拂过面颊,那份波澜壮阔与悠然惬意,都令人流连忘返。

海南人的质朴敦厚,同样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在海南住的小区有位门卫,是位五十岁左右的海南本地人,我们抵达那晚已近午夜,是他为我们开门,并操着一口纯正方言热情搭话。我虽一句不懂,却能从其举止中感受到友善。他是我在小区认识的第一个人,印象自然深刻。

此外,海南人工作节奏慢,生活悠闲,心态平和。无论早晚,大街小巷的店铺门前总坐满了喝茶闲聊的人,这景象在北方实属罕见。我曾与一位装修公司老板探讨此事,他告诉我,在海南招聘本地工人不易,因家里若有几亩槟榔园,便可衣食无忧,不必拼命打工。因此,他对待工人需既管,又敬,还要哄。

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与文化风貌,都由其特定环境所塑造,本无高下之分,只关乎个人感受。我对海南的了解尚浅,此文不过是一篇个人随笔罢了。

山水新泰

刘巨成(任城)

来新泰,是奔着那一山一湖来的。山为青云山,湖名青云湖。

一行七人,从济宁出发,驱车三百多里路,一路上憧憬着。到了目的地,站在湖边,放眼四望,新秋时节,天空高远,蓝色的天幕上,白云如丝如絮。一只硕大的红黄蓝三色金鱼风筝,静静地浮在空中,悠然自得。

站在湖西岸的瞭望桥上,微凉的风迎面吹拂,神清气爽。扶栏远眺,八平方公里的湖面,微波荡漾,几只飞鸟在远处的水面上悠闲地飞翔。我清清楚楚地望到湖对面的山,山也不高,突兀地立在湖的东岸,再细瞧,还能分辨出山顶的一个小亭。此时太阳已经西沉,天空比地面更明亮,波光粼粼的湖水幽暗起来。

第二天上午,登上山,湖就在山脚下。爬上一块巨石,可清晰地窥见湖的全貌。它静卧在楼群与三面高高矮矮的山丘之间,碧波万顷,东侧湖堤向水中伸出一条长长的触角,上面绿树掩映着村庄、民居。

青云山,古称磬山,主峰海拔495米,由四座峰峦组成,西接青云湖,形成“山依水,水环山”的景观。站在湖的西侧,正面对我们的,并不是最高的那座峰。有趣的是,青云山虽不高,但它却是“爵位”的,九百年前的北宋,它获敕封“溥灵侯”,直到清康熙年间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名字。

这些年,我到过不少地方,城市乡村,山林湖泊。去之前,对它们中的大多数不甚了解,除个别知名景区外,也未曾抱有多高的期望。然而,每当我亲近一片土地,它总能向我呈现独有的风貌,给予我三两惊喜。即便是一片荒山,一个无名的村落,也总有可发现、可收获之物:或是一块巨石的奇崛,一口古井的幽深;或是一棵古树的苍劲,一片草场的葱郁,当然,还有那许多生动的人与有趣的灵魂。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于我而言,行走天地间所获得的感受,往往比书本更为深刻,记忆也更为持久。

白玉兰

邵尔辉(兖州)

这一树的玉兰花,粉嘟嘟、紫莹莹,每一朵花苞都是一截彩色蜡笔,一旦绽放,便能向世界传递馨香。芳说,她尤其喜欢其中的那一树白玉兰。我顺势望去,只见那红粉丛中果然有一抹象牙白,如斑斓溪流中溅起的一袋浪花,泼彩山水中的一方素绢。

春的底色总离不开绿,在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时节,春的绣娘便登场了。她绣出红的、黄的、紫的、蓝的,像盛宴前的一道道开胃小菜,吊你胃口呢。待闷了一冬的视觉像春季草场上的小羊,正欢蹦乱跳地东寻西找时,一抹亮白映入眼帘,似云翳,像薄雾,又如轻纱。

夏花是无比绚烂的,至少泰戈尔曾这样认为。想来夏的画布上,根本就不缺少颜色。但若在炎炎正午,看一簇红花如火炬般燃烧在枝头,悦目的同时,赏心的功效就差了些。国画中有一种技法,叫作“留白”也叫“余玉”。画家巧妙地运用留白渲染意境,可算是一种高超的绘画技法。用老子的话说,就叫有无相生。若大自然不是一位泼墨巨匠,又如何将这鬼斧神工般的“留白”运用到极致的。

秋的肃杀其实是伴着笑意的,那是因为收获。白色的菊花因为某种特定的花语,成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祭祖花卉。

冬天和白色穿的是式样一致的恋人衫,我一直认为,雪是花的一种,只不过它的花期在冬季。当然,凌寒盛开的,还有冬梅,白色的,“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据说,越是颜色素雅的花,就越香。

我喜欢那一树白玉兰,立于其下,那清雅的花香已沁人心脾,又何须攀折?